


历史·经典·文学 超值典藏本

# 织田信长

上

## 菊与刀

〔日〕山冈庄八 著

 重庆出版集团  
重庆出版社

历史·经典·文学 超值典藏本

# 织田信长

上



## 菊与刀

〔日〕山冈庄八 著

◎ 重庆出版集团  
重庆出版社

《YAMAOKA SOUHACHI REKISHI-BUNKO ODA NOBUNAGA》

© Yamaoka Wakako [2013]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.

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.through  
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.Beijing, China.

**版贸核渝字(2012)第175号**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织田信长:菊与刀/(日)山冈庄八著;杨世英译.—重庆:  
重庆出版社,2013.6

ISBN 978-7-229-06542-3

I. ①织… II. ①山… ②杨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 
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07554号

**织田信长:菊与刀(上、下)**


ZHITIAN XINCHANG JU YU DAO

[日]山冈庄八 著

杨世英 译

---

出版人:罗小卫

策划:  华章同人

出版监制:陈建军

特约策划:余守斌

责任编辑:陈丽

责任印制:杨宁

封面插图:夏吉安

封面设计:主语设计

---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 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投稿邮箱:bjhztr@vip.163.com

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 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---

开本: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70.75 字数:1270千

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99.80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致电023-68706683

---

**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**

## ◎ 目 录

### 一 无门三略之卷 / 0001

豪放不羁的少年吉法师（织田信长），我行我素，不拘小节，心中却高悬着一匡天下的野心。然而燕雀不知鸿鹄之志，周围的人都视之如阿斗，父亲与家族里的其他人忧心如焚。

信长娶了美浓雄主斋藤道三之女浓姬，在旗鼓相当的斗智中，我们看到了一名豪放的智能型武将、战国时代的璀璨明星诞生了……

### 二 桶狭间之卷 / 0213

信长足智多谋的本色终于逐步显现，挥泪斩除一意孤行的弟弟信行之后，统一尾张的他面临了今川义元声势浩大的上洛军。

生死存亡，在此一战！多方搜集情报并暗中布局的信长，在最后一刻如暴风雨般扑向桶狭间，以寡击众，斩了今川义元。

革命儿信长一战扬名！

### 三 侵略怒涛之卷 / 0429

信长迈向统一日本之路，他攻陷美浓，开始了他的政治婚姻策略，接受了落魄的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昭，然后展开战国大名梦寐以求的上洛之旅。

势如破竹的织田军很快抵达京都，匡复王室公家，然而各怀野心的战国雄主仍然虎视眈眈。

织田信长开始挥动他的利剑了……

### 四 天下布武之卷 / 0649

统一日本之梦，非信长所独有，朝仓氏、武田氏纷纷整

军经武，兵燹逐鹿。

信长的妹夫浅井长政为了父亲与朝仓氏之间的恩义，走上与信长敌对的悲剧之路；“天下第一武将”武田信玄也在生命的暮年奋勇踏上上洛之道；还有纠缠不休的本愿寺信徒在困扰着信长。

信长审度天下形势，精确用兵……

## 五 本能寺之卷 / 0877

织田和德川联军，终于与武田军展开决战。火枪的数量、战法的更新，决定了这场野战的胜负，也决定了与役战国大名的命运。

国事如麻，政事烦琐，信长既要对外征战，又要处理内部危机。

而危机终不可避免，“本能寺之变”将信长带入了永不能更改的历史终极宿命！

### 附录：

织田信长年谱（1534-1582年）

织田氏·斋藤氏系谱

美浓·尾张诸城配置图

战国群雄割据图（天文年间）

桶狭间会战对阵图

姊川之战参考图

本能寺之变参考图



# 织田信长

菊

与

刀

无门三略之卷◎



## 流浪武士

飞鸟高翔在蔚蓝的晴空上，从那里可以看到那古野城的屋檐。

它的右边是荒神森林，左边是八王寺树林和天王坊树林，接着是只有寥寥几户人家的街道。

这里没有像样的山，前面的平松山及小松山只能算是小山丘，幅地虽广，耕地却有限。

城南的大路上，一位流浪武士向在田里劳作的农夫喊道：

“喂！请问这儿有一位吉法师公子吗？”

农夫拿着锄头站了起来回答道：

“您是从城里来的吗？”

农夫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，却问了他另一个问题。

“不是！我是一个流浪汉。”

“哦！既然是流浪汉，为何要问城里这位阿呆的事呢？”

“这位老兄，我要找的吉法师公子是那古野城主织田弹正忠信秀先生的公子呀！”

“是的，就是那个傻瓜，你为什么要问他的事呢？”

流浪的武士拿着斗笠，苦笑了一下。

“你明明知道他是城主的公子，竟然还称他为傻瓜，难道你和他之间有什么瓜葛？”

“唉！没有一个百姓不怨恨那个阿呆的。不久前，他带了许多孩子来到我们的瓜田，糟蹋了五六十个瓜之后就跑掉了。”

“啊！原来如此，他曾经来你们的田里捣蛋。”



“不是因为你是流浪汉我才告诉你这些事情，只要一想到那个傻瓜要当我们的城主，我就无心劳作了。全村人都和我的想法一样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！原来你们是担心将来的城主是吉法师公子。”

“没错！现在他大概已经吃饱了正在河里游泳呢！不然就是在若宫的树林里睡午觉吧！”

“若宫的树林？”

“是的，在城墙边就可以看到那个树林。”

“哦！谢谢你，打扰了。”

说完，武士拿起斗笠往农夫所指的方向走去。

这位武士年约四十，体格魁梧，衣着颇为气派。

“世间的事真是无奇不有，信秀是一个器量颇大的人，夫人也很聪明，为什么会生出这种孩子呢？”

武士仰望着天空唧唧喳喳飞过的小鸟，旋即将视线移往深绿的树林。

正午的树林一片宁静。

“来到此地，即可看到。”武士自言自语地迈入林中。

“谁？”他突然止步。

原来森林一方的树荫下出现了一个白影。

“啊！大概是个孩子吧！”

他徐徐地拨开林草慢慢前进，快要接近时，他忽地隐身在古木后。

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那林中的一块小空地上画有一个圆圈，两个小孩正站在圈内比赛相扑。

如果他们是男孩，也不会如此令人感到震惊，但是怎么看，他们都像是十三四岁的少女啊！

她们的皮肤看起来特别白皙，应该是接近思春期了。可是两人的衣着与相扑男孩的穿着一样，系了一条带子，而且与男孩的系法一样，彼此的眼神十分严肃，双方都翘着臀部睨视对方。

然而，并不是只有这一组，有许多组同样打扮的少女围着那个圆圈。

“还没有，还没有，继续看着对方，继续看着对方。”

突然出现一个声音。

武士抬起上半身，想要找寻那声音的主人。

出声的竟然是个少年，他赤身裸体，坐在离右边女相扑手后面四五步远的高台上，傲视着相扑场。

少年看起来约十四五岁，头发朝上绑在头顶正中央，并用夹子束着。他频频用手指挖鼻孔，掏出鼻屎。

奇怪的是，当他做出这些举动时，从他的头发到他的动作，都令人觉得有种难以言喻的协调感。

少年看到两人的呼吸相吻合之后，突然喊道：

“好！开始。”随着这一声狂叫，两位少女同时扑向对方。

## 吉法师在此

武士难过地紧蹙双眉。

在狼狈不堪的情况下，西边的人获得胜利。

“河童川获胜。”

怪异的少年大叫道，并面向胜利的少女招手，要她过来，然后将身边的一个大饭团给她。少女气喘如牛地从少年手中接过了饭团，大口吞下。

看来已经进行了好几场比赛了。

武士所处的位置正好有一大片叶子可以遮身。

那位败北的少女，来到东边坐下，肩膀下垂，头微微地抖着，面有惧色。

“接下来是富猫岳和樱饼的比赛。”

少年又开始面向两边的少女呐喊着。

仔细瞧瞧名为猫岳的少女的眼睛，真有如猫见到老鼠时闪闪发亮的神色，而名为樱饼的那位少女，则像是吃了许多饼似的，拥有一对诱人的乳房。

这一场，一眼即可看出胜负。

在樱饼的乳房撞到猫岳的头的那一瞬间，樱饼被推到少年的膝上。

“猫岳获胜。”

少年叫着，突然伸手抓住倒在他膝上的那位少女的腹部，将她丢向右边的草堆。

获胜的猫岳也同样得到了一个大饭团，然后和刚才那些获胜的少女们坐在一起。

武士想与她们交谈，但在这种奇怪的比赛没有完全结束之前，他没有说话的余地。他也目睹了这位少年对胜、负少女们的好恶之情竟有天渊之别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胜方少女们的长相多半丑陋，而败方却个个都颇具姿色。

比赛终于结束了，少年突然站起来说：

“今逢战国乱世，女子们也要强身报国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别忘了，今天的胜利者，将来我都要纳之为妾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要有强健的孩子，首先母亲要强壮，不能做一个弱者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好！今天到此结束。”

武士呆立在原地，看着她们起身。突然他像醒过来似的咳了一声，离开了树干，慢慢地走向她们，问道：

“能不能请问一件事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少年并未受到惊吓，昂首回答道。

“请问这里是不是有一位吉法师公子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就是那古野城主的公子吉法师公子。”

“不知道！”少年不再看他，只说，“好了，我们游泳去吧！只有胜利者才可以跟我来。”

那些获胜的少女们连忙拿起衣服，跟在少年身后，旋风般往森林东边走去。留在原地的那些落败少女，慢慢地穿着衣服。

武士走近其中一人，问她：

“请问你有没有看到吉法师公子？”

那位少女就是樱饼，她歪着头，从树枝间隙射下来的阳光正照在她的脸上。

“你看来像是不认识吉法师公子了？”

“是呀！所以我才问你们呀！有没有人看到他呢？”

“唉！我们怎么会没有看到他，刚刚与你说话的人，正是吉法师公子呢！”

“什么？刚刚那位就是……”

武士朝吉法师消失的方向看去，然后耸耸肩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啊！原来他就是吉法师。”

看着那些穿好衣服的少女走出树林，他茫然地站在那里。

“原来他就是……”

## 婚姻之主

当晚。

在那古野城的一角，家老（众家臣之长）平手中务大辅政秀家的书房

里——

与身材短小的政秀对坐的，即是白天所看到的那位武士。他们一同进餐，房间里没有下人侍候，只放着酒瓶，这表示他们两人一定是有机密相商。

“再来一杯。”政秀举起酒瓶向客人敬酒。

“不！我喝太多了。”

“唉！才两三杯算什么！”

政秀不管那么多，一味地替他倒酒。

“无论如何，这桩婚事都需要您村松先生的大力支持，无论如何您都是我的贵客啊！”

“平手公！”

“是！”

“老实说，我是奉主君斋藤山城守之命来看吉法师公子的。”

“这是应该的。”政秀回答道，“明天我就派人带他来这里。”

“不用了，今日在城外我已见到他了。”

“哦！他今天一整天都应该在天王坊读书才是，难道你已到过寺内了吗？”

但是对方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

“阁下，我的主公是非常疼爱这个公主的，这是他最引以为傲的女儿。”

“这不用您说，我也十分明白，这是尾张和美浓的结合，这样好的姻缘，也是我们期盼的。”

“平手公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坦白说，我们家的公主，是美浓最出色的美女，也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公主。”

“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们才恳切地期望能成就这桩婚事，不是吗？”

“请等一下，平手公，您是负责教导吉法师公子的老师吗？”

“是的！他是正室夫人的长男，所以选择师父是件大事。除了我之外，另有三人，分别是林新五郎通胜、青山与三左卫门、内藤胜助。”

客人村松与左卫门春利，露出苦涩的表情，喝了一口酒，继续说道：

“平手公，不怕您生气，有些话恕我直言。”

“无妨！无妨！”政秀笑着回答道。

“政秀公，您确信绝对不会因我的直言而勃然大怒吗？反正我也有些感触，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把话说出来。您知道这里的百姓在暗地里是如何称呼吉法师公子的吗？”

“啊！这个我并不知道。”

“今天我听到有人叫他大傻瓜，也有人叫他无赖，更有人叫他小狐狸。”

政秀摇了摇头。

“这可是一件大事呀！”

“有人指控公子偷了他家的瓜，有位妇人准备用来供佛的饭也被公子拿去捏成饭团，为了这件事，她哭得很伤心呢！”

“真是太顽皮了，这是他的天性太豁达的缘故，才……”

“平手公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您想知道吉法师公子拿那些饭团做什么？”

“这……他会做什么用呢？”

“您不知道的话，我可以告诉您。他召集了十几位十三四岁的少女在比赛相扑，那些饭团是用来奖励获胜者的。”

“哈哈！”政秀听完后，哭丧着脸强笑着，“原来如此，他竟然能召集那么多人。这倒是健康的活动。”

“人家叫他小狐狸，是因为他能叫狐狸骑在马上跑。”

“是啊！说到马，他的马术在这里可是赫赫有名的。”

“说正经的！”对方生气地将杯子放在台上，“我必须为我们家的公主找一个理想的对象，对于贵公子的这些行为，请恕我回去直言。”

政秀并不生气，但脸色充满困惑。他连叩了两三个头。

“是的，回去见到主公时，当然要一五一十地把所见到的情形禀告他，但是村松公，我也希望您能为我们的公子美言几句。”

“您要我如何说呢？”

“唉！您不妨说，我这个老朽与您有不同的看法。”

“您说的不同看法，究竟指什么？”

“我认为，这桩婚事是日本最佳的姻缘，对于我们两家的未来有重大影响。”

客人默默无言地望着政秀。

稻叶山城主斋藤山城入道道三也曾如此说过。身为城主的信秀不足为惧，最令人惧怕的是其家老平手公。而这位平手公对自己所教育出来的吉法师公子宠爱得无以复加。

此时的村松也只好相信平手公所说的话了。

“我明白了。”他回答道。

“好吧！就这么办，待你见到主公后，就把你所看到的，一五一十地禀报他。但别忘了告诉他，这是最好的姻缘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这时，政秀双手伏地，叩首。

## 织田家的立场

政秀十分溺爱吉法师。

但是对于吉法师信长的行为，他并非绝对赞成。坦白地说，这件事也的确令他苦恼万分。因为他实在是太会搞恶作剧了。

（他到底是为什么而诞生的呢？）

政秀日夜苦思这个问题。

信长的父亲信秀也常常这样告诉政秀：

“这都要归咎于你的教导无方。”

至于他的生母土田夫人，对信长已不抱任何指望，并且希望丈夫将继承权让给信长的弟弟信行。

但是，政秀认为这对信长来说，实在有欠公平。

“是的，他不但个性暴躁，而且喜欢搞恶作剧，这是事实，但只要给我一些时日来管教，一定会判若两人的。”

政秀经常向信长的双亲如此说。但这只是基于他对信长的疼爱罢了。

织田弹正忠信秀的家系，在尾张地方，并不算是真正的名门。真正的名门，是任守护职的斯波氏，织田氏本来只是其家老而已。

主家的斯波氏已经衰微，而尾张八郡分为两个四郡，由织田伊势守与织田大和守控制。支配尾张下四郡的织田大和守，其手下有三个奉行，分别为织田因幡守、织田藤左卫门，以及信长之父织田信秀。

所以实际上，信秀只是斯波氏的家老之家臣而已。

然而，在这乱世中，织田信秀以其实力渐渐崭露头角成为首领。他由胜幡城扩展到那古野城，并且在古渡筑城，而将信长留在那古野城。

实际上，信秀所建立的地位，至今为止，绝不能说是屹立不摇，反倒是正面临极大的危机。

其中最大原因，便是去年（天文十六年，即 1547 年）九月二十二日，信秀击败美浓的稻叶山。

稻叶山的城主，正是信长姻缘的对象浓姬的父亲斋藤山城入道道三。

斋藤道三人称蝮（毒蛇）之道三，是卖油郎出身，后来成为美浓守护职

土岐家家老井氏的家臣。之后，他背叛主人，成为土岐家的家老，继而追杀土岐氏，将美浓一国纳入自己的领土，由此成为这一带的枭雄。

他是个名枪手，当他还从事卖油业时，就常常将油注入一文钱的小洞中，经由此小洞将油注入对方的容器内，能够滴油不漏。他称得上是一位才气焕发的美男子，但却从来没有人知道他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。

他把自己最得意的枪术保留下来，组织枪队，等到洋枪进入日本后，他又采用这种新武器，于是他便拥有了洋枪队。而他的兵法也是出类拔萃，因此，由他所率领的“美浓众部队”足以威震四方。

然而，这个怪物在与信秀作战时却受到重创，他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，而他仅以身免。

不过，这一场胜仗，并没有完成信秀想当首领的野心，原因是织田家族出了问题。

信秀是这个家族的主脉。而清洲城织田大和守的养子彦五郎信友，把现在有名无实的守护职斯波义统纳入自己的城内，并看轻信秀与信长，认为可以轻易地将他们灭亡。此外，犬山城的信长之表兄信清，也是不足以信任。

而信长与弟弟信行，又为了将来的地位而有所争执，终于招致一场混乱。这时，平手政秀建议信秀在今年攻打美浓。

这并不是要挑起决战，只是趁敌人不备时攻打美浓，显示他们的实力，并牵制织田一族不会倒向斋藤道三。

但在信秀出兵攻打之时，清洲的彦五郎信友却趁他不在时攻打古渡城。

于是信秀只好从美浓引兵撤退。由此看来，显然清洲与斋藤道三之间已有着良好的默契。

事到如今，他只好另谋他策了。

这时的平手政秀出了一个奇策，即与斋藤道三和睦相处，这也导致了信长与浓姬的姻缘。

如果能与道三最疼爱的公主结婚，则织田一族的纷争即可平息，家中地位问题也可解决，一切问题将会云消雾散。

这段姻缘的结成与否，不仅关系到信长在织田家的地位，同时也决定织田家在尾张的地位。

这位客人的来访具有重大的意义，然而信长的恶作剧却被对方看在眼里，这该如何是好呢？

翌日，政秀送村松与左卫门到城门。然后，他到天王坊去找信长。

信长应该在那里读书才是。

## 赌

“有没有看到吉法师公子？”

政秀看到一位从脸部到上衣都被墨汁染黑的和尚。

“你看看我！”那位和尚指着自已说，“‘你如果再不用功，会被家老骂的’，我这么告诉他之后，他就大叫着‘笨和尚’把砚台朝我丢了过来，然后从吊钟旁的窗户跳出去了。”

政秀一阵愕然，然后说：

“真是抱歉，我再去别处找找看。”

都已经十五岁了，也举行过成人礼了，可是大家依然叫唤他的乳名“吉法师”，他不仅是城主之子，而且拥有一个气派的名字——织田三郎信长，是那古野城的城主。

若要见到这位城主，恐怕要到山川树林里去找人了。

政秀先回城让马儿休息了一下。虽然已经入秋，但炎阳依旧逼人。他拖着沉重的步伐，心想，要到哪里才能找到这位小狐狸城主呢？

先到树林里，然后到小松山，再到揖斐川的堤岸找找看吧！

政秀总算看到了。

今天信长又从各地召集了十四五名顽童，在河堤下分岔的河流中玩耍。

真是难以想象，这位城主竟然从天王坊的窗户跳了出来。信长也是先回城内，把马儿骑了出来。

“唉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政秀将他的马系在柳树边，然后一步步接近信长。他长叹一口气。

信长今天的发型依然没变，只是腰间绑了一条带子，但是带子上却绑了一些玩意。这些玩意包括火石袋、饭团、瓜、抓鱼的树枝等七种东西，都系在他的腰带上。

这简直是乞丐搬家嘛！

“喂！吉法师公子。”政秀来到他的身边叫道。

“哦！爷爷！”他看了政秀一眼之后，随即又到河边抓鱼去了。

“赶快到这边帮忙呀！快到那边，鱼又跑到那边去了。这是一条大鱼哟！”

“吉法师公子。”

“哎呀！难道不能等一下再说吗，爷爷！如果你也要鱼，等会儿我分一些



给你，好吗？我给你大一点的。”

“吉法师公子！”

这是政秀第三次喊他了。

吉法师公子总算抬起头来。

“什么事吗？爷爷！我正玩得高兴！你别妨碍我嘛！”

“你不能到这种地方来。来！我有话要告诉你。”

信长从河边起身。

“河水干了，天空的白云也多了，应该是秋天到了吧！”

“我上一回告诉你的话，你怎么都不听呢？”

政秀朝柳树走去，自己先坐了下来。

“什么事呀！”

“你不要站在那里，坐下来说话好不好？”

信长只好与政秀并排坐着。

“有什么事快说，我现在正忙呢！”

“你的婚事啊！和美浓的联姻，莫非你给忘了？”

“哦！原来你是指蝮的女儿的事呀！”

“是的，美浓方面已经派家臣前来，你知道吗？这桩婚事最好能够成功，你也该收敛一些才是。”

“哈哈！”信长大笑出声，“你真呆，如果我改变态度收敛一下，那么这桩婚事就难成了。”

“你怎么会这样说呢？”

“是啊！她的父亲人称为‘蝮’，定与他人有所不同，想必他的女儿也不会例外吧！”

“别胡说。”政秀有些动怒了，“这不是开玩笑，你要知道织田家的安危与此姻缘有直接的关系。”

“爷爷！你又来了。”信长不悦地说道，“织田家的安危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，与蝮的女儿的联姻，又扯上什么关系？”

“话不是这么说，你的怪异行动，会令对方的公主厌恶的。”

“要是讨厌，那还有什么希望？要是她是这种女人，我宁可不要。”

“在斋藤道三的眼里，这位公主是十分重要的，她才貌双全，在美浓一带颇有名气，只要公主一句话，足以影响到她的父亲。”

“爷爷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们来赌好吗？”